

解读蒙古袭来绘词——以两个“奥书”的研究为中心

桥本雄（北海道大学）

原文为日文，翻译丁莉（北京大学）

前言

关于日本镰仓时代后期“蒙古袭来”（蒙古战争）这一历史事件的相关史料，史学家们很早就开始进行收集了。其中，有一幅被称为《蒙古袭来绘词》（宫内厅三之丸尚藏馆收藏）的绘卷作为罕见的历史资料和绘画史料备受关注，这一绘卷是参与这场战争的肥后国（今天的熊本县）武士竹崎季长让人绘制的，对两场战役进行了生动地描绘。《蒙古袭来绘词》是蒙古战争（译者注：元日战争）的基本史料之一，意义深远，这一点可以说是学界的共识。然而这幅绘卷虽然具有丰富的表现力和感染力，但并非是对真实场景的描绘（多用摹本、纸样等），这也是绘画作品惯用的手法。考虑到这一点，就有必要用建构主义的方法对这部作品进行解读。

这部作品现今的状态其实是在江户时代宽政年间（19世纪初期）经过后期修复形成的，而且绘卷中有很多错简（译者注：绘卷前后次序的错乱）和改动，可以推测宽政年间修复时有很多增笔和修改。其中最典型的例子便是以下这个场景：竹崎季长骑着一匹流血的战马冲向三个蒙古士兵，铁炮（即《金史》中记载的“震天雷”）在他的头顶附近的上空爆炸。绘卷左边描绘了为了躲避日本兵的箭矢正在仓惶逃跑的蒙古士兵。中间画的三名蒙古士兵最显眼，但是经过对纸张衔接处的分析和红外线扫描发现，其实原本绘卷上并没有这三名蒙古士兵，是后来添画上去的（佐藤铁太郎・太田彩氏）。另外，爆炸的“铁炮”也很引人注目，其描绘时期暂且不论，也被看作是后来添加上去的（佐藤铁太郎）。不仅如此，这个场景的绘图其实原本用于另一个不同的故事，后来为了突出竹崎季长一夫当关的勇猛形象将画纸顺序进行了调换才放在这里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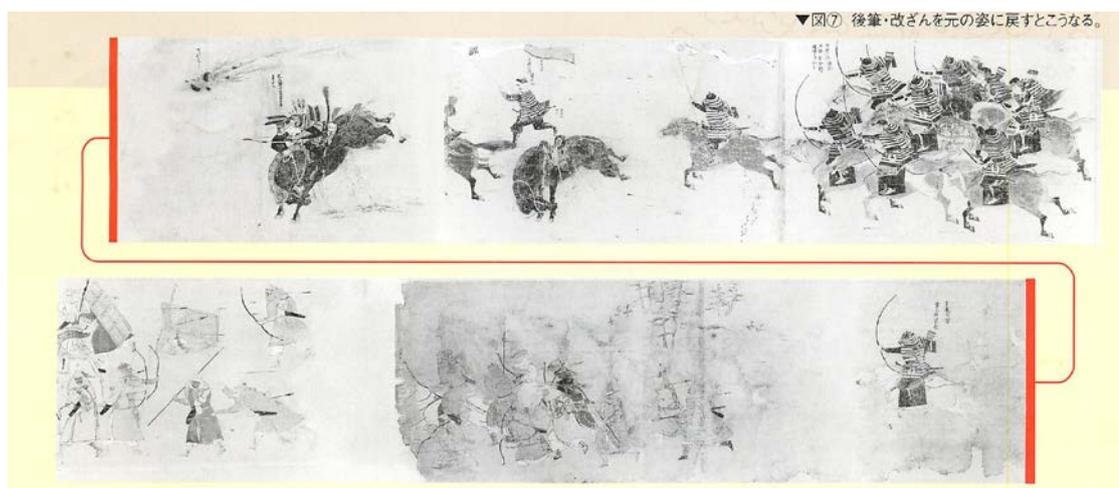


▲图⑤ 馬を射られ、「てつほう」（鉄砲）を受けながらも蒙古兵に挑みかかる竹崎季長。ただし、有名なこの部分は加筆修正されていることが確実（左図⑥参照）。

◀图⑥ 赤外線写真で見ると、蒙古兵3人が後筆されたものであることがはっきり分かる。明らかに演出を強めるための工夫だ。

※最近，服部英雄提出以下观点：三名蒙古士兵并非后来添加，而是在绘制绘卷时同期画上的。绘卷笔触十分精巧，能看出画坊主人为了描绘这一史无前例的历史事件下了大功夫。关于为什么三个蒙古兵是画在画纸衔接处的这一疑问（一般认为创作时间略晚，或是不同的人添加的），服部认为通常绘制绘卷都是画完一张后，将第二章画纸衔接贴好之后再画下一张，因此在两张画纸的衔接处作画也是很正常的。但是，很多学者都认为这三名蒙古士兵的画风和周围的蒙古士兵完全不同，我也有同感。这幅绘卷创作于同一个画坊的可能性极低，当然也有反对意见。另外，绘卷一般是将一定数量的画纸衔接贴好之后才开始题词作画（这一点通过实际观察绘卷就会明白——笔者于2017年5月参观三得利美术馆“绘卷迷列传”展览时专门进行了观察，发现所有的绘卷都是先将画纸贴好之后才开始题词作画的。）因此说在纸张衔接处作画完全正常这一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况且其画风还完全不同。

如果根据太田彩和村井章介的观点对上述场景进行复原的话，就会得到下面的画面（暂且保留了铁炮，但也有可能首次创作时铁炮是不存在的）。也就是说，竹崎季长和一起从军的姐夫三井资长（石井进认为，季长有可能是资长的手下）带领队伍骑着战马、手持弓箭追赶东逃西窜的蒙古兵，这有可能才是绘卷原本的面貌。



（转载自九州国立博物馆开馆纪念特别展出手册）

如此一来，仅仅根据现存绘卷就很难也不可能还原历史真相。不仅如此，绘卷还有很多物理层面的不自然之处，需要一一研究阐明。根据前人研究，绘卷使用的画纸种类、是否用了施胶工艺（译者注：增加纸张抗渗透性）等并不统一。还有很多学者指出，绘卷中词书（译者注：绘卷中画图之间用于说明的文字）和绘画的笔触也都不尽相同。总之，这幅绘卷是一幅仍有很多未解之谜的绘画史料。因此，虽然相关研究已经很丰富，但仍需开展多层次、多方面的史料批判，否则就不能简单地把这部作品当作史料去看待。

但本报告的目的并非是对绘卷上的绘画·笔迹进行分析，关于近些年对蒙古战争（译者注：元日战争）的研究方面的进展等（特别是关于蒙古帝国史研究、对沉没在鹰岛（长崎县松浦市）的蒙古战船开展的水下考古活动等）也将在其他的报告和著作中阐述，本报告着重探讨的是这幅绘卷是在怎样的前提下、又是如何发展成为现今的状态的。具体说来，将聚焦于绘卷的“奥书”

（卷末所附的创作目的说明），探究其历史属性，而这也是理解这幅绘卷的关键。一般来说，一部作品都只有一个“奥书”，但这部作品有两个“奥书”，而且内容并不相同，这也是未解之谜之一。本报告首先着重分析“奥书”A和B，内容和题目相比似乎有点名不副实之嫌，但希望能为今后的深入研究打下基础。

正如刚才所说，为了尽可能充分利用这幅绘卷，必须要先对其进行多层面的史料批判。史料批判的前提是我们能够搞清楚绘制委托人的意图以及画师的世界观等，一步步地去揭开作品上的层层面纱。当然，仅靠本篇报告是无法搞清所有的问题的，于是只能缩小了所设定的问题的范围。相信通过这样的研究，可以找到一个线索，能够逆向推证“蒙古来袭”（蒙古战争）的真实情况，更希望在这一线索的基础之上深入研究，发展成为蒙古入侵表象论亦或是泛亚洲史图像学研究。

1. 解读《蒙古袭来绘词》的准备工作

（1）绘卷的简单说明

先来简单介绍一下蒙古袭来绘词。考虑到便于理解，本报告的题目使用了《蒙古袭来绘词》这一一般性称呼。由于这幅绘卷描绘的是主人公竹崎季长的事迹，因此很多学者认为应当称之为《竹崎季长绘卷》，本人也基本同意后者的观点。但是在这里暂且保留这一观点，不做赘述。

现在保存在宫内厅三之丸尚藏馆中的这幅绘卷，分上下（前后）两卷。应该就是绘卷的主人公——竹崎季长委托画坊创作了这幅绘卷。绘卷从竹崎季长家中外流之后某个时间点开始归熊本大矢野家所有。1825年（文政8），绘卷由熊本藩主细川家代为保管，后来被带到江户，渐渐被大多数武士所熟知（例如：松平定信的阅览和描摹→《乐翁本》的制作）。近代以后，全国临时宝藏调查委员会经过调查于1890年（明治23）从绘卷所有人大矢野家收购了这幅绘卷归入宫内厅收藏。现在，这幅绘卷虽属皇家御物，但实际上是长期保存在三之丸尚藏馆。

※大矢野家族居住在熊本天草，在文禄·庆长时期加入肥后南部地区小西行长的麾下。西军小西家族在关原之战中灭亡之后，大矢野家族便又投奔了统领肥后一国的加藤家族（被赐予玉名郡下长田村的领地）。加藤家族被贬后，大矢野家族又成为细川家族的家臣，玉名郡则成为该家族的大本营。

作品的规格如下所示。前卷（上卷）宽40.3cm，长2450.6cm，后卷（下卷）宽40.2cm，长2111.8cm。关于顺序，学者意见各不相同，通常情况下按照现存状况划分为：词书一到九，绘画一到十为前卷，词书十到十六，绘画十一到二十一为后卷。这是一幅很长的绘卷，之前还曾被分成三卷。绘卷中有前后次序混乱、错页、删除等情况，画纸的质地和规格也不尽相同。另外，有一部分词书和绘画被分开保存（部分被藏匿在了大矢野家），这一点后面还会详细分析，因此想要将绘卷复原到最初的模样是极其困难的。正因如此，相关的史料研究也非常多，有了深厚的积累。例如，有学者认为同样的作品同时绘制了两幅（原本·副本），这一说法很受支持。但也有人说不仅是两幅，甚至有可能是三幅。这些都需要今后继续深入研究。

(2) 研究本绘卷的视角和课题

研究这样的绘卷史料，不仅要研究作品的绘画部分、词书部分的各个细节，对卷末“奥书”（说明制作目的的文章）的理解也至关重要。前者是俯瞰全体、聚焦细节的视点和方法，而后者则是将整部作品当成一个对象来研究，是一个更为超视性的视点。绘卷研究就是通过两种研究的细致考察，在两种方法中来回、结合而最终获得升华，实现突破。但是，由于这部作品的错页、修改、添加等后来的加工较多，因此研究时我们应该先用后者的方法把握整体，在此基础上再来对前者在细节上的修改等进行解释。这一研究顺序有助于我们弄清楚绘卷是怎样发展成为现今这种状态的，有助于我们一步步地揭开它神秘的面纱，有助于我们复原其本来面貌。

※但另一方面，很多学者致力于通过细节分析推测绘卷原本模样，以期提高绘卷的“实证性”。最近，堀本一繁的研究就很受人关注，他通过研究词二的错页，推断出了竹崎季长的行军路线。

这幅绘卷不合常理的地方就在于，卷末有两段相当于“奥书”的文章。（在此按顺序称之为“A（词十五）”、“B（词十六）”）。虽然两处落款都是“永仁元年（1293）二月九日”，但两个“奥书”文风各不相同，所写的创作目的也大相径庭。

简而言之，A写的是“安达泰盛之事”，安达泰盛“放文书，赏骏马，唯赐季长一人”，武士竹崎季长（担任海东乡地头一职之际）在镰仓受到了安达泰盛的关照，A的内容则可称之为对安达泰盛的“镇魂”。

与此相对，B则描写竹崎季长拜谢其所信奉的甲佐神社（大明神），也就是对担任海东乡地头一职的感谢之意。具体说来就是甲佐的大明神现身降临到神社祭坛东边的樱花树上，这个“东”指的是“关东”，和竹崎季长后来所任“海东地头”一职的“东”也是同一个字，（虽然这种说法太过于牵强附会），于是竹崎季长下定决心去关东讨个说法并付诸行动，最后获得成功。

更有意思的是，“永仁元年二月九日”这个日期其实当时是不存在的，正确来说应该是“正应六年二月九日”（荻野三七彦）。年号改为“永仁”是在正应6年的8月5日，中世纪的日本不像中国和朝鲜那样有即位年（即位当年为零年）的概念，因此当年（1293年）8月5日之前是正应年间，8月5日之后年号则改为“永仁”。也就是说，“永仁元年二月九日”这个年号，在正应6年2月时，是当时的人们不可能知道的“未来年号”。反过来也就是说，这个日期是在年号改为“永仁”之后才写下来的。这就说明，这部作品问世是在文永·弘安之役的十多年之后，甚至有可能是永仁元年之后才创作的。绘卷的创作意图不是很清晰，所以让很多学者都不明就里。

※绘卷卷末通常会附有“奥书”，记载有年月日。如果“蒙古袭来绘词”原本最早是正应6年制作而成的，那么日期就应该记载为“正应六年二月”。后人即便对其进行改写、改动，理应也会遵循原本的日期，由此可以推测本绘卷原本（宫内厅三之丸尚藏馆藏本）的原初形态应该是在永仁元年之后形成的。

此前有学者（宫次男）提出：应当将“奥书”A、B和绘卷本身分开进行理解，这一说法近年再次得到提倡（服部英雄）。服部的观点是：（1）关于“奥

书”A；竹崎季长后来可能是和安达泰盛一派断绝了关系，因此才没有参加岩门合战。(2)关于“奥书”B；绘卷里面出现了熊野先达（熊野神社的修道者·山野修行僧），而“奥书”中又出现阿苏神社系列的甲佐神社（大明神），这只能说明是后来添加上去的。（另外根据服部的研究，肥后地区信奉熊野主要是在玉名地区，玉名周边有一个地方叫竹崎，正是季长之姓的来源），另外竹崎季长任海东乡地头一事在绘卷中也一次都没有提到，也就是说绘卷和“奥书”B根本就是互不对应的。

“奥书”A的一大特征就是汉字都有注音假名，从字体和字迹来看，它和疑点重重的词九（其内容和词二、词七都有很多重复）大体可以推断是出自同一人之手（宫次男·小松茂美·太田彩）。不过，“奥书”A描写了竹崎季长去安达泰盛处为自己鸣不平的场面，也强调了安达泰盛的恩情（但是词七和词九的笔迹也不一样）。这样一来，从现存绘卷的整体结构来看，服部英雄以“奥书”A来论证竹崎季长是反安达泰盛派的这一说法是前后矛盾的。

※石井进认为词九有可能是误写（小松茂美也认为词九有可能是从别的书中误收进来的），就没有把词九收录到《中世政治社会思想（上卷）》一书中。因此，石井进把现在的“词十”编成了“词九”，这就和宫内厅现存绘卷的词书编号每个都相差一个号。也就是说“奥书”A（宫内厅现存本是词十五）在石井进的翻刻版本里面是词十四，“奥书”B（宫内厅现存本是词十六）则是词十五，这一点需要注意。

众所周知，竹崎季长受恩于三个人——安达泰盛、安达盛宗、小式（武藤）景资，这三个人后来都被镰仓幕府第八代执权北条时宗·第九代执权北条贞时的第一家臣——平赖纲所算计，被一一剿灭（1285年（弘安8年），霜月动乱）。特别是安达泰盛一派的小式景资在福冈县的岩门合战（1284年（弘安七年））中，被和他争夺家督的哥哥——小式经资所杀害（小式经资毫无疑问是反安达泰盛的平禅门一派的）。关于岩门合战之时竹崎季长等肥后地区武士们的动向，史料不详。一般推测，肥后势力当时没有余力参加合战，最终没有帮上安达泰盛派的小式景资，对此，竹崎季长或许是很后悔的。但也有学者（服部英雄）认为，当时竹崎季长已经加入了反安达泰盛的阵营，因此才没有去参加合战。

但真实情况到底怎样尚未解明，以上两种假说也都没有确实的根据。

2. 对《蒙古袭来绘词》“奥书”A·B的分析

(1) “奥书”A和词七·词二·图二——大矢野家族的起源论

本报告想要着重关注的一个历史事实是：绘卷原本的词二和图二一直被藏匿在大矢野家族家中，完全不为外界所知，直到江户时代文政年间末期。（堀本一繁）。

词二中描绘了“当日大将（当天的指挥官）”——小式景资。绘词的主人公竹崎季长骑马行进走过景资面前，告诉他说，倘若自己率先攻入敌阵，让景资务必向镰仓将军报告。（景资答应了这一请求）。与这词书相对应的绘画就是下图二。画面右侧端坐着的正是小式景资，和词书二对照一下就会很清楚，现今未能留存下来的绘画前半部分画的应该就是竹崎季长（只可惜所有的摹本也都没有前半部分）。



（《蒙古袭来绘词》前卷·图二/转载自太田彩·《蒙古袭来绘词》）

问题就在于，现在无法确认画中竹崎季长的样子。根据词二可以知道，竹崎季长立功心切，急于冲锋向前打头阵，见到小式景资竟然都没有行下马礼。可以推测，图二的缺失部分（上图右方）很可能描绘的就是骑在马背上的竹崎季长。

看上图就能很容易推测，很有可能是为了掩饰竹崎季长的无礼举动，才故意把图二的前半部分给删除了。若非如此，没有理由要把描写了竹崎季长无礼举动的词二藏匿起来。在江户时期，武士阶层的秩序和礼制都非常严格，把描绘有武士无礼举动的绘卷当成宝贝收藏一事是会遭到谴责的。

※特别是不行下马礼这一举动，有可能会因为严重违反武士的礼法而被当作是反面典型。比如说，江户时期的武士阶级道德修养之书、同时也是镰仓幕府的正史——《吾妻镜》记录了治承5年（1181）6月19日，源赖朝麾下的上总介广常因没有向源赖朝行下马礼而遭人诟病。《吾妻镜》中多处描写了广常对“主君”源赖朝的反抗，这就为把广常认定为忤逆者埋下了伏笔。后来，源赖朝以“企图策划东国独立”的罪名肃清了广常（河内祥辅）。另外，关于中日两国律令制度上关于下马礼的继承关系，大隅清阳有很详细的研究。

这样推论是因为词二的内容和词七·词九的内容大部分都是重合的，（竹崎季长仅率五匹战马，在“当日大将”小式景资面前表达了自己想要率先冲锋陷阵的决心）但是，后面的词七·词九却完全没有提及竹崎季长未行下马礼一事。

为了证明这一推论，我们还需要注意一下词书内容的比重。词二并没有遗缺前半部分，一开始就是描写竹崎季长在博多战场向“当日大将”小式景资表达自己想要冲锋陷阵的愿望。也就是说，词二描写的是战争现场以及当时人们的谈话记录。

与此相对，词七·词九开头描写的是1275年（建治元年），竹崎季长来到镰仓因想要论功行赏在安达泰盛面前申诉时所说的话。回忆往事，将当时在“当日大将”面前表的决心等等又一五一十地说了一遍。但是，在这篇诉文里面也没有提到季长在小式景资面前没有行下马礼一事。如前所述，即便是为了冲锋陷阵，作为一名武士，不行下马礼是绝对不被允许的行为。

※书写词九（和“奥书”A字迹相同）的第43页用纸的最右侧可以隐隐约约看到画有松枝，因此可以推测出这前面没有缺失部分，另外也可以清楚地看出，画师跨过纸缝绘制

了这幅图（大仓隆二·佐藤铁太郎）。但是很遗憾，词九后面有缺失，无从推测全文。但是，通过“奥书”A和词九可以推断，当时至少绘制了两部《蒙古袭来绘词》（包含“奥书”A和词九的这一部便是异本之一）。

这样看来，词二以及与之对应的图二之所以会被大矢野藏匿在家中并不难理解。小式景资下令要在博多息浜“一同（同时·一齐）作战”，但竹崎季长因自己手下太少急于通过打头阵的方式立军功。（词二·词七·词九）大矢野家需要对故事情节进行如下修改：“勇敢”的竹崎季长不惜扰乱行军秩序一心想要冲锋陷阵，但他并不是一个会对自己的上司采取无礼行为的粗鲁之人。也正因为如此，大矢野家才会对绘卷进行藏匿，对部分内容进行了删除。

再回到“奥书”A的问题，即向安达泰盛表示感谢这一问题。词九隐藏了竹崎季长没有向小式景资行下马礼这一事，而“奥书”A与词九是出自同一人之手。也就是说，大矢野家族一直想把竹崎季长和安达泰盛、小式景资定位于同一条线上，因为这会给大矢野家的祖上增光添彩。原因有以下几点。

第一：大矢野家一直认为自家祖上是大宰大监，相当于担任大宰小式的武藤家的直属部下。可以说，近世以后大矢野家族一直在强调（润色·捏造）自家和小式家族（武藤家）的亲密关系。小式景资有恩于竹崎季长，大矢野家族自然而然就把竹崎季长当做了媒介加以利用。

第二：现存绘卷中描绘了大矢野种保三兄弟在1281年第二次战役（弘安之役）的海战中和竹崎季长并肩作战的画面（后卷·图十六——“大矢野兄弟三人/种保”这一说明文字很明显是后来加上去的），这是为了强调竹崎季长和大矢野家族的先祖在战场上有过出生入死的交情。不仅如此，后卷弘安之役中还描绘了竹崎季长和安达盛宗（泰盛次男，肥后守护代）军队的密切关系。

※ 那么，大矢野家族为什么不想向小式经资靠拢呢？小式经资继承了家业，在岩门合战中又取得了胜利。关于这一点前人研究已经指出：岩门合战之后，筑后·丰前·肥前·肥后等地被北条得宗家一一收入囊中，小式经资只能眼睁睁看着别人坐收渔翁之利；还有一点很重要，那就是平禅门之乱（1293年（正应6年=永仁元年））后的第二年，原安达泰盛派重新夺回了权力；另外，江户时期的主流历史观是源平政权更迭进入源氏天下，因此反抗过平氏=北条家的菊池家族、大友家族、小式家族等就如同英雄一般，对大矢野家族来说，一段能和这些英雄攀上关系的家族“历史”非常重要，自然就会非常重视描写了自家和小式家族、菊池家族亲密关系的《竹崎季长绘卷》了。

对于最终当上细川藩（肥后·熊本）藩士的大矢野家族来说，曾和肥后武士竹崎季长一起出生入死、并肩作战的历史能够保证家族在肥后地区的正统性（尽管历史事实很可能并非如此）。这样一来，有学者（樱井清香）曾经指出的如下假说看来也不无道理：在大矢野家族之前先拥有这幅绘卷的名和显兴是从甲佐神社的宝库中把这幅绘卷抢了出来。（或许也有可能是大矢野家的人抢的。）

（2）“奥书”B和竹崎季长文书——镰仓后期九州的德政状况

从以上分析可以推断出，“奥书”A和词九有可能是江户时期添加的“伪作”，或者是混杂进了异本的内容，始作俑者很有可能就是大矢野家族。但是另一方面，“奥书”B中也有几处不自然的地方，在此将其列出。

竹崎季长留下的相关文书中，有一部分残存在塔福寺中。其中最有名的就是《竹崎季长文书》（遗书兼捐赠书）（1293年（正应元年）原作【第一版】，1314年（正和三年）亲笔改稿版【第二版】；《中世政治社会思想》（上卷）载），其中记录他将安达泰盛·盛宗分封于他的海东乡的一部分权益捐赠给了氏族寺院——塔福寺和海头乡神社（海东社）。但是文书中记载的捐赠对象名·神社名的汉字表记却很有问题。塔福寺文书写的全是“海头乡神社”，而不是绘卷“奥书”B里所写的“海东乡”。当然，日本中世就连人名的汉字标记都有可能发生变化，这也许不过是很微不足道的差异罢了。但是根据“奥书”B的记载，竹崎季长是梦里受到神明的指点才去了关东（镰仓幕府·受到赏赐），被封为海东乡地头，为了纪念这件事才创作了这幅绘卷。如果是这样的话，竹崎季长难道不应该终生都对“海东”的表记极其在意才对吗？也就是说把“海头”（塔福寺文书）写成“海东”（绘卷“奥书”B）这件事，说明后者（“奥书”B）的记述有可能并非出自竹崎季长的本意。

※“奥书”B最后写道：“为了将甲佐大明神的神德昭与世人，特书此文”（“此文”指《蒙古袭来绘词》石井进）。但是，现存绘卷的词书和绘画中并没有竹崎季长向甲佐大明神表示感恩的画面，石井进也指出了这一点（但他似乎并没有特别注意）。另外，海东乡属于受甲佐社（肥后二之宫）庇护的一带，季长将自己的领地捐赠给海东社（今天的海东阿苏神社），而海东社其实是经由甲佐社（阿苏分神社）请到海东乡分祀的阿苏分神社之一。（何时请来的不太清楚，如果是竹崎季长感恩甲佐社大明神的神德而请来的话，有可能就是在竹崎季长来到海东乡的1276年（建治2年）正月6日之后）。另外，塔福寺离海东神社也不远，竹崎家族还将塔福寺的僧侣派到新建不久的神宫寺（1293年（正应6年=永仁元年左右）），借此加强对海东社·海东乡的控制。

“奥书”A、B落款都是“永仁元年二月九日”即1293年。前面也提到过，1293年8月之前都是“正应6年”。《竹崎季长文书》（塔福寺文书第二版，秋冈家文书第一版）的日期是“正应六年正月二十三日”，使用的却是正确的年号。这也是最难理解的一点，只能说《文书》是竹崎季长同时代史料，而“奥书”A、B则都是后世写成的。

综合来看，“奥书”A有可能是近代初期大矢野家族所添加的，“奥书”B即便不至于如此，也有很多疑点。不过考虑到当时的政治、经济、宗教形势，似乎也不能断定它是江户时期的作品。竹崎家族从政治、宗教上逐步加强对海东乡的控制是在1276年（竹崎季长来到海东乡）到1293年（海东社新建神宫寺，竹崎季长捐赠自己的领地）这一期间，可以认为他是为了保证自己对海东乡的实际控制，才决定向海东阿苏神社和新建的神宫寺进行捐赠。

1293年（正应六年·永仁元年）4月发生了平禅门之乱，旧安达泰盛派重新掌握政权。安达泰盛曾经发起过所谓的“弘安德政”（1284年（弘安7年）6月），否定“别相传所领”（神社领地归公家和武家所有），提倡神社的领地应归神所有（神领兴行），并且采取了较为激进的措施（井上聪）。虽然否定“别相传”的德政在那之后就再没有出现过，但1297年（永仁5年）颁布的《永仁德政令》和1312年（正和元年）颁布的《正和德政令》都对地方上那些不将神社领地归还回去的武士和小官吏加以排斥，竹崎作为一名武士应该不会不重视这样的政策。再加上旧安达泰盛派的复权、北条贞时的专政（例如：1293年（永仁元年）颁布的“执奏”制度规定最高司法权由得宗家北条贞时掌握，第二年

(1294年)又规定不服北条贞时判决的申诉(申请复议)一律不得受理)以及伏见天皇亲政的愿望愈发明晰(建立了记录所申诉制度,每个月审理六次杂诉(土地·领地相关的诉讼)),对此,竹崎家族也不得不采取相应的措施。对他来说最坏的情况便是:因海东乡本来属于甲佐社(肥后二之宫,阿苏分神社)的领地,自己在海东乡的权力被否定,领土·地头一职被甲佐社收回。

对此,竹崎季长采取的措施就是:将领地的一部分捐赠给海东社(阿苏分神社);建造神宫寺;书写《文书》、强调自己对佛物·神物信仰的坚持等。另外,为了让这些措施有理有据,他也需要强调自家(竹崎家族)和甲佐社有着很深的因缘。可能就是为了强调这种“很深的因缘”,才创作了“奥书”B。

※需要注意的是,这一时期来自外部的威胁不断增加,和国内政治动向密切相关。(川添昭二)。1292年(正应五年·至元29)7月,镰仓幕府收到了元朝燕文楠的文书(《镰仓年代记》),同年10月,高丽国第三次送来文书——以元朝文书为中介——被金有声等人带到太宰府(《金泽文库古文书》·《高丽史》等)。金有声在护送漂流到耽罗(济州岛)的日本商人回国时带来了这封国书。虽然处于中间立场的高丽的金有声将国书里的措辞改得柔和了很多,但已是第三次催促日本尽快归顺元朝(植松正)。受到来自元朝-高丽的压力,日本加强了防御外敌的准备。同月让诸国国分寺·一宫等祈求顺利征服异国(《东寺百合文书》)。11月份开始选拔国防指挥官(大将),也就是后来的镇西探题(《亲玄僧正日记》)。次年3月份,任命北条兼时·时家,正式启动镇西探题(村井章介)。4月份发生了平禅门之乱,旧泰盛派重新夺取政权,6月份伏见天皇开始亲政。

虽然“奥书”B里确实有不自然的汉字标记,但是1293年(正应六年)~1314年(正和三年){第二版}的竹崎季长文书(塔福寺文书等)和“奥书”B又很难说一点关系都没有。梳理一下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代表镇西(九州)的宇佐神宫(八幡宫)之“式年迁宫”(1289年(正应二年))延迟,迁宫之后仅过了两年时间,便和弥勒寺一同毁于一场大火(1309年(延庆二年));几乎就在同一时期,九州的筥崎宫·香椎宫也毁于火灾;后深草上皇·龟山上皇·后二条天皇先后驾崩;镰仓大地震;瘟疫肆虐;庆元年间日本商人被骚扰事件(榎本涉);得宗贞时去世等等,引发社会动荡的事件相继不断,而实施德政恰逢时机。在此背景之下,1312年发布了“正和的德政令”。也许竹崎季长迫于形势,为了保全自己的封地,就需要强调和宣扬自身和甲佐社·海东乡的关系,并为此创作了“奥书”B。如果“奥书”B的内容是这样形成的,那么将《蒙古袭来绘词》的其中一本(原本?)捐赠给甲佐社也是理所当然的了。

如果以上的分析、推论能讲得通的话,那么“奥书”B很有可能是正和年间创作的。关于海头社(塔福寺文书)和海东乡(《绘卷》奥书B)这两者汉字标记的差异,并非是创作年代造成的差异,而应该看作是宣传对象(收信人·读者)的差异、竹崎季长表现出的政治立场的差异所造成的。

结语

最后再对前文做一些补充,作为本篇报告的结语。

首先关于《绘卷》的“奥书”A。“奥书”A对大矢野家族有利,很有可能是近世之后作为肥后·熊本藩士的大矢野家族创作(捏造)而成的。绘卷中强调了肥后菊池家族的存在,这部分可以看作是原来就有的。但奇怪的是绘卷开头的“丰后国守护大友/兵库守赖泰之手/军兵”等画中注并没有与之相对的词书,这有可

能是大矢野家族为了宣传自身与九州三大势力——小式·菊池·大友家族的关系，特别是为了突出和阿苏的关系后来加上去了菊池·大友家族的有关内容。大友家族与阿苏神社内部的关系始于16世纪·战国时期，这也暗示着这个画中注可能远远晚于镰仓·南北朝时期。

关于“奥书”B，可以推测出它与竹崎季长把握海东乡控制权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在弘安·永仁·正和的德政背景下，竹崎季长为了保全自己的封地起草了“奥书”B并在其中强调自己和甲佐社的密切关系。具体说来，也就是因为德政令否定“别相传”、排斥占领神社领地的地方武士，为此竹崎季长不得不采取了相应的对策。

另外，宫次男和服部英雄所持的“奥书”A和“奥书”B原本就并不从属于绘卷这一观点在某种程度上是正确的。但是也如同石井进所指出的那样，不能说两个“奥书”和绘词之间毫无关系。换句话说，为了正确理解现存这幅绘卷，首先要探讨“奥书”A·B的创作目的，可以说后世对绘卷的改编正是为了使之符合“奥书”A·B的内容。因此，我们绝不能轻易就否定绘卷和“奥书”的关系。既然一次性溯源《蒙古袭来绘词》原本的模样基本不太可能，那么我们也可以尝试像这样一步步地、分阶段地去进行考证分析。

石井进认为，竹崎季长是为了追忆安达泰盛和小式景资，才让人制作了《蒙古袭来绘词》，这种可能性并非完全没有。不过，本报告分析的只是被认为是后世书写的“奥书”A、B的历史特征，因此《蒙古袭来绘词》这部作品的原初形态、以及竹崎季长出于什么目的找人制作这幅绘卷等，这些问题的谜团依然未能解开。

今后，为了更加深入分析《蒙古袭来绘词》，应该在把握“奥书”A（近世初期？）和“奥书”B（正和年间）的历史特征的基础之上，分析出每一次修改和添加的内容。当然，有可能有的添加、修改和删除，和“奥书”A·B的主旨并不相符，也有可能通过对现存绘卷的分析，反过来需要重新修正对“奥书”A·B的评价。本人今后也将继续努力，尝试解读这部作品，争取解开它的未解之谜。

【主要引用·参考文献】

- 石井 进 1972「竹崎季长绘词」(诗词翻刻·解说)『中世政治社会思想』(上)
岩波书店 ※新装版 1994
———1991『聚焦中世史——社会论·史料论·都市论』校仓书房
———2000『倾听镰仓人』NHK 出版(日本放送出版协会)
井上 聪 2013「神领兴行法再考」『东京大学日本史学研究室纪要别册 中世政治社会论业』同研究室
植松 正 2015「关于第二次日本远征后的元·丽·日关系外交文书」『东方学报』
榎本 涉 2007『东亚海域和日中交流：九～一四世纪』吉川弘文馆
大仓隆二 2007『解读「蒙古袭来绘词」』海鸟社
大隅清阳 2011『律令官制和礼秩序的研究』吉川弘文馆
太田 彩 2000『绘卷=蒙古袭来绘词』(日本的美术 414)至文堂
荻野三七彦 1932「与蒙古袭来相关的疑问和解释」『历史地理』59卷2号
川添昭二 1977『蒙古袭来研究史論』雄山阁出版
工藤敬一 1974「竹崎季长备忘录」『日本历史』17号
河内祥辅 13『赖朝开启的中世——镰仓幕府是这样诞生的』(筑摩学芸文库)
筑摩书房

小松茂美 1988『蒙古襲来絵詞』（日本の絵巻 13）中央公論社 ※再版 1990
佐伯弘次 2016「蒙古襲来以後の日本対高麗の關係」『史淵』153 輯
櫻井清香 1967『元寇と季長絵詞』徳川美術館
佐藤鉄太郎 2005『蒙古襲来絵詞と竹崎季長の研究』錦正社
———2016「元寇の真相：服部英雄著『蒙古襲来』の現實性批判」『軍事史学』52 卷 2 号
中村一紀 1975「关于蒙古襲来絵詞」『熊本县文化遗产调查报告书(17)竹崎城』熊本县教育委员会
服部英雄 2014『蒙古襲来』山川出版社
宮 次男 1964「关于蒙古襲来絵詞」『日本絵巻物全集（9）平治物語絵巻・蒙古襲来絵詞』角川书店
村井章介 1988『亚洲中的中世日本』校倉书房
———2001『解读北条时宗和蒙古襲来：时代・世界・个人』（NHK 图书）日本放送出版协会
———2006『中世の国家和在地社会』校倉书房
堀本一繁 1998「关于「蒙古襲来絵詞」の現状成立过程」『福冈市博物馆研究纪要』8 号
———2012「从『蒙古襲来絵詞』の復元来看竹崎季長の移动路径」『交通史研究』78 号

石井 進 1972「竹崎季長絵詞」（詞書き翻刻・解説）『中世政治社会思想』（上）岩波書店 ※新装版 1994
———1991『中世史を考える——社会論・史料論・都市論』校倉书房
———2000『鎌倉びとの声を聞く』NHK 出版（日本放送出版协会）
井上 聡 2013「神領興行法再考」『東京大学日本史学研究室紀要別冊 中世政治社会論叢』同研究室
植松 正 2015「第二次日本遠征後の元・麗・日關係外交文書について」『東方学報』
榎本 涉 2007『東アジア海域と日中交流：九～一四世紀』吉川弘文館
大倉隆二 2007『「蒙古襲来絵詞」を読む』海鳥社
大隅清陽 2011『律令官制と礼秩序の研究』吉川弘文館
太田 彩 2000『絵巻＝蒙古襲来絵詞』（日本の美術 414）至文堂
荻野三七彦 1932「蒙古襲来に就ての疑と其解釈」『歴史地理』59 卷 2 号
川添昭二 1977『蒙古襲来研究史論』雄山閣出版
工藤敬一 1974「竹崎季長おぼえがき」『日本歴史』317 号
河内祥輔 2013『頼朝がひらいた中世——鎌倉幕府はこうして誕生した』（ちくま学芸文庫）筑摩書房
小松茂美 1988『蒙古襲来絵詞』（日本の絵巻 13）中央公論社 ※再版 1990
佐伯弘次 2016「蒙古襲来以後の日本の対高麗關係」『史淵』153 輯
櫻井清香 1967『元寇と季長絵詞』徳川美術館
佐藤鉄太郎 2005『蒙古襲来絵詞と竹崎季長の研究』錦正社
———2016「元寇の真相：服部英雄著『蒙古襲来』の実証的批判」『軍事史学』52 卷 2 号
中村一紀 1975「蒙古襲来絵詞について」『熊本県文化財調査報告書(17)竹崎城』熊本県教育委员会
服部英雄 2014『蒙古襲来』山川出版社
宮 次男 1964「蒙古襲来絵詞について」『日本絵巻物全集（9）平治物語絵巻・蒙古襲来絵詞』角川書店

村井章介 1988 『アジアのなかの中世日本』 校倉書房

———2001 『北条時宗と蒙古襲来：時代・世界・個人を読む』（NHKブックス）日本放送出版協会

———2006 『中世の国家と在地社会』 校倉書房

堀本一繁 1998 「『蒙古襲来絵詞』の現状成立過程について」『福岡市博物館研究紀要』8号

———2012 「『蒙古襲来絵詞』の復原にみる竹崎季長の移動経路」『交通史研究』78号